

ISSN 2186 – 3989

# 村上春树的暴力美学

林 义 白 春阳

The Violence Aesthetics of Haruki Murakami

Yi Lin ChunYang Bai

北 陸 大 学 紀 要  
第46号(2019年3月)抜刷

# 村上春樹の暴力美学

林 义\*、白 春阳\*\*

The Violence Aesthetics of Haruki Murakami

Yi Lin\*, ChunYang Bai\*\*

*Received November 5, 2018*

*Accepted November 13, 2018*

## Abstract

Violence has always given people negative and negative images. Linking violence to aesthetics is also controversial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research.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s believe that "violence aesthetics" comes from the use of aesthetic means in film art to weak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olence. They hol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term "violence aesthetics" in literary works. Another group of critics believe that film is also a part of literary works in a broad sense. Since it can be used to explain films, the concept of "violence aesthetics" can also be used in other forms of literary works.

暴力性，从来都是村上春樹小说的特点之一。无论是作为爱情小说的《挪威的森林》，还是作为纪实文学的《地下》，无论是被认为是村上春樹代表作的《奇鸟行状录》，还是新作《1Q84》，都充满了村上式的暴力描写。本文拟从个体暴力和集体暴力两个方面分析村上春樹作品中的暴力描写，以期展现村上小说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并进一步深入剖析村上战争观和历史观。

## 一、个体暴力

在《1Q84》第三章中，有一段描写青豆刺杀深山的场景，堪称“个体暴力”描写之典范：

青豆用手指轻轻按住男子后颈那一点，从挎包中掏出塑料小盒，打开盖子，取出包裹在薄布里  
的东西。单手灵巧地解开包布，类似小号冰锥的物体，全长约十厘米……这是她自己制作的……她  
用指甲尖小心地取下软木片，放进口袋里。然后把裸露的针尖对准深山后颈那个部位……轻轻地，

---

\*大連外国語大学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充满爱怜地，以精确的角度，以精确的力度落下手掌。不违抗重力，笔直地落下。于是细细的针尖仿佛被那个部分自然地吸了进去。深深地，流畅地，而且是致命地……一切都在瞬间完成，快得甚至令人觉得乏味。这只有青豆才能做到……

青豆精确地把纱布在伤口上按了五分钟。用不会留下指痕的强度，耐心地按着……为了稳定心绪，他静静地深呼吸。不能慌张。不能丧失冷静。必须是一贯的那个冷酷的青豆才行。<sup>1</sup>

相较视觉直观的影视作品，经由文字描述的暴力场面得到了与之不尽相同的美学阐释。作者通过独特的手法让暴力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并借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抽象性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在村上笔下，这场精心策划的暗杀场面，充满了艺术性。从刺杀工具到刺杀手法再到刺杀完成后，青豆的心理活动都刻画得细致入微，令读者仿佛置身于凶案现场。不得不说，这样的描写，虽然描述的是残忍的凶杀场面，但却处处呈现出美学特征。暴力美学的本义即是以形式的美钝化暴力，它的发展轨迹是由表现暴力出发，向美驶去。其极至是通过完全纯粹的美，彻底消解暴力，在美的羽翼下，暴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点缀其中，失去其实际意义。这是暴力美的发展方向，也是暴力美学的作用所在。

此外，村上在《奇鸟行状录》中关于“剥皮”这一残酷的“个体暴力”的描写中，将大量笔墨用于蒙古军官娴熟的剥皮技巧上，让整个行刑过程都富于浓郁的畸形艺术气息，以至于受刑人山本的惨叫与惨状都仅能成为点缀式的存在，不过是作者为了将当事人与读者从艺术的想象中拉回到行刑现场才不得不加进的内容：

那手法确如俄国军官所说，不妨称之为艺术创作，假如不闻惨叫声，甚至不会让人觉得伴随有任何疼痛。<sup>2</sup>

可见，村上作品中的暴力美学是相对委婉且艺术气息浓郁的，它没有选择大量血腥直白的直观描述，而是通过为读者营造出近乎扭曲的艺术氛围来阐释自身对于暴力的审美解读，这种方式毫无疑问地会给读者带来尾韵悠长的回味，大有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之势。

## 二、集体暴力

村上春树的暴力美学，不仅仅体现在个体暴力场面的描写上，更体现在其作品中对于集体暴力行为和战争行为的揭露上。例如，上文所引的《奇鸟行状录》，除了描写血腥的“剥皮”这一个体暴力场面以外，还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了诺门坎战役的历史，再现了战争这一“集体暴力”的残酷性。《奇鸟行状录》这部小说，以诺门坎战役作为纵线，以男主人公冈田亨寻妻为横线，呈现出十字结

构。在这部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小说中，村上直面历史问题，试图通过还原史实，引发读者对于现实的思考。其中的战争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一部《贼喜鹊》篇中间宫中尉的两次长谈和《捕鸟人》篇中的一次讲述，对人物的命运做出了战前和战后的对比。残暴的俄军指挥官鲍里斯几经沉浮，成为了西伯利亚战犯收容所的“君主”，而侥幸逃脱的间宫中尉却无力反击。作者通过这些情节，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被蓄意掩饰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无辜丧生的士兵进行了质疑与嘲讽。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堪称村上春树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其重要意义在于“在首次跳出学生运动狭隘视野的这部小说中，探索了日本与亚洲大陆悲剧性的碰撞。”<sup>3</sup>

后来，村上在《诺门坎废墟之墓》中写道：

*那是一次日本人带有前近代色彩的战争观与世界观，在苏联（或非亚洲）新组建起来的战争观与世界观面前，遭受到体无完肤的惨败和蹂躏的最初的体验。但遗憾的是，军方的领导者并未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于是，理所当然地，与之完全相同的事态，以压倒性规模重现于南方战场。在诺门坎战争中丧命的日本军人不足两万人，可是太平洋战争中超过两百万的战斗人员阵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在诺门坎还是在新几内亚，大多数士兵都死得毫无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的组织中，作为一个无名的消费品，以效率极低的方式被夺去了性命。*<sup>4</sup>

对于村上的这一论述，国内有学者认为村上在反思诺门坎事件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没有进行道德批判，却有意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导致日本士兵战死的根本原因不是日本封闭组织，而是促使其走向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其二，日本是否以及应当由谁来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sup>5</sup>

其实关于战争反省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萦绕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但仅就小说本身而言，笔者认为村上通过对战争这一“集体暴力”的客观记述，通过对现存于日本社会的暴力因素的剖析，正是要将这一问题表面化，并以此加以批判。而这种客观性，恰恰表明了“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力求做到不沉溺于个人的情绪宣泄之中，也不只是关注人类性意识的低层次关怀，而是带有责任感地关注群体的生存状态，并以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关切”。<sup>6</sup>

同样在上文所引述的《1Q84》这部小说中，描写了激进左翼分子组成的“反资本主义社团”，由于理想的夭折而发展成为激进的邪教组织。为了实现原本崇高的社会理想，常常采取非人道的手段已达到其目的。这既是对过去不久的历史的追忆，又是以二重奏的方式映射出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这一“集体暴力”的史实。

### 三、村上春树的暴力性和历史观

2009年2月15日，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接受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时，发表了著名的《我将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的著名演讲。对于诉诸武力解决问题这一暴力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向质疑其战争观和历史观的人阐明了其一贯反战的鲜明立场。

纵观村上春树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或许是受到1995年“村山讲话”的影响以及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纪念演讲《暧昧的日的我》的启示，村上从1997年发表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开始就呈现出了明显的文学转向。村上由《挪威的森林》为代表的只关注个体、个人命运转而走向以《奇鸟行状录》《1Q84》为代表的关注群体、社会乃至国家历史问题的作品创作。其对于暴力性的揭露也逐渐由“个体暴力”转向“集体暴力”。

至于村上春树的历史观，笔者认为正像他在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他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村上春树的暴力美学，并非是通过暴力描写来宣扬武力和强权。而恰恰相反，他是通过再现暴力的无情和战争的残酷来警醒世人，不可轻视身边的潜藏着的暴力因素，即使个人力量弱小，也要通过“灵魂的融合”产生“温暖”来对抗暴力的冷酷。

#### 注

<sup>1</sup>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1Q84》，南海出版公司，43-44，2010。

<sup>2</sup>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奇鸟行状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68，2002。

<sup>3</sup>尚一鸥，〈村上春树的伪满题材创作与历史诉求〉，《历史学》60，2010。

<sup>4</sup>黑谷一夫著、秦刚、王海蓝译，《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36-137，2008。

<sup>5</sup>由同来，〈试论村上春树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逻辑方法〉，《国外文学》，57，2010(04)。

<sup>6</sup>佟君，〈蛋撞墙：村上春树的文学选择〉，《日本研究》103，2011(3)。

#### 参考文献

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1Q84》，南海出版公司，2010。

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奇鸟行状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黑谷一夫著、秦刚、王海蓝译《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尚一鸥，〈村上春树的伪满题材创作与历史诉求〉，《历史学》，2010。

由同来，〈试论村上春树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逻辑方法〉，《国外文学》，2010(04)。

佟君，〈蛋撞墙：村上春树的文学选择〉，《日本研究》，2011(3)。